



人象契约： 乖乖地，有饭吃

整整一周，“断鼻家族”象群依然在云南玉溪易门县十街乡逗留。周边的村民可能要做好准备，今后得长期和一群庞然大物做邻居了。人象和谐共存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极难，是否有样板可以借鉴？昨天，记者来到云南普洱市思茅区，这里生活着181头野生亚洲象，占全国的60%。思茅区并不是野象保护区，成为大象乐土纯属迫于无奈，人象冲突在所难免。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磨合与探索，当地林草部门最终与野象达成了“契约”：乖乖地，有饭吃。

冲突 野象夜闯学校

有个著名的传言是，云南小朋友都是骑大象上学的。事实上，骑大象上学不可能，上学防大象倒是存在。在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，有着全国唯一一所防象学校——纳吉小学。它的出现，都要拜一群“拆校”大象所赐。

倚象镇，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，它在历史上和象有着某种渊源。但当地其实很久都没有出现过大象的踪迹了，只是在近些年随着自然环境修复与野生动物保护，西双版纳保护区内的象群数量激增，食物领地不够，于是临近的思茅区，就成为了它们迁徙的主要方向。

纳吉小学，被群山环绕，附近15个村庄的孩子在此念书，附近农田的特产是一种非常可口的甜玉米，于是这里成了象群经常光顾的“食堂”。大象第一次“拆校”是2017年，无人受伤损失不大，但2019年8月的第二次“拆校”，就非常过分了。保安师傅陶兆兵，当时正在已经放假的学校值夜班，被异响惊动出去查看，发现一群大象就在校门口，而两头胆子大的已经进入了校园，把20多棵棕榈树推倒大吃树叶，学校被闹的一片狼藉，幸好当时师生正在放假，才没有闹出更大的祸事，只是把陶师傅吓得不轻。

经此一闹，学校换掉了所有棕榈树，并立即申请资金在校门修建防象栏，24米长、3.2米高，足足用了15吨钢材。就这样，大象还是会三天两头在校门口晃悠，试着闯入学校。校长朱超告诉记者，学校附近有30多头大象，人象经常发生交集，所以对学生的防象安全教育是该校一大特色。

四年级女生邱婷告诉记者，每当听见学校广播响起大象叫声，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几分钟内跑到学校三楼避险，这一防象演练



■ 纳吉小学门口设置了防象栏杆

特派记者 李一能 摄

自从她入学开始就一直在进行。“我不怕大象，不去惹它们就没事，大象是我们的朋友。”邱婷说，除了防象，学校还经常开设野生动物保护课程，告诉学生为什么要保护大象，以及如何与它们相处。如今该校的孩子们对大象的出现已经习以为常，并保持着积极看法。

磨合 人象都不容易

防象学校的出现，只是当地人象冲突的一小部分。大量村舍农田，都在象群的活动范围之内，于是防象预警体系的建设极为关键。

在思茅区六顺镇的一座高山上，建有一座大象观测塔。它的作用，类似古代的望楼，为在周边农田耕作的村民进行象群预警，紧急时还能跑进塔里避险。野象监测员杨忠平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晚拿着望远镜，在塔楼上瞭望，一旦发现象群的踪迹，立即通知村民避险。

“有时是用无人机，有时在塔楼瞭望，看到大象下山就发出警报。”老杨说，附近的村民只有接到他平安无事的短信才敢出来耕作，而最头疼的事情，就是失去了某些大象的踪迹，必须冒险进山寻象。一次在浓雾中，他几乎一头撞上象屁股，人象都吓了一跳，然后象追人逃。老杨一路狂奔，摔进了一条小水沟，大象才放弃了追击。“那次它不是真想置我于死地，只是驱逐，否则我是肯定没法活命的。”老杨说，大象看着可爱，其实非常危险，

对它们一定要保持敬畏之心。

观测4年，多次遇险，老杨还是对大象很有感情。目送它们迁徙离开时会感到不舍，它们回来时像看到老朋友一样高兴。既欢迎又头疼，老杨觉得这样的心态实在矛盾。在野象中，被赶出象群的独象最为危险，因为脾气暴躁是观测的“重点对象”。但凡事也有例外，比如两头被称为“断牙”和“黑皮”的独象，为了讨生活竟然自己把自己驯化了。

断牙非常好认，因为打架输了缺了一根象牙，和黑皮一样，都是象群竞争中的失败者。眼看象生无望，两头大象索性赖在当地不走了，经常去村里蹭饭。开始村民们很害怕，但后来发现它们好像还挺乖，吃饱了就趴在村里休息，不惹事不伤人，所以就放下了戒备，该干啥干啥，人象共处相安无事。每次看到它俩厚着脸皮去村里蹭饭，老杨都会感慨：“大象也不容易啊。”

约定 不扰民就管饭

“打家劫舍”四处扰民，动粗伤人，放任野象胡闹肯定不是办法。为此，普洱市林草部门全国首创建设了“野象食堂”，有效减少野象到附近社区农田采食农作物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象冲突。

“我们在亚洲象活动频繁的区域种植了四千多亩食物源基地，分时段、分季节种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、玉米、棕叶芦等。”普洱市林



■ 杨忠平在瞭望塔上寻找象群踪迹

草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科科长周智韬告诉记者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当地计划完成1万亩食物源基地建设，满足亚洲象的取食需求。在因亚洲象侵扰频繁而撂荒、放弃种植的土地上，当地林草部门每亩农户补助200元，鼓励其恢复种植，弥补因亚洲象肇事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损失。

普洱市林草部门还适度建设了野外硝塘，方便野象取食泥土中的硝盐，同时在重点区域、重要时段定点投食，降低食物短缺季节野象进村取食的频率。例如，澜沧县发展河乡的亚洲象监测员在短期野外食物源缺乏时，会对亚洲象投放玉米、稻谷等食物，引导亚洲象回归森林。投食以来，亚洲象每月进村入户次数由十多次减少至两三次，而且再无野象伤人事件发生。

也许正是因为“野象食堂”的建立，象群奔走相告，纷纷来到这里觅食，最高峰时中国半数以上野象竟都汇聚于此，甚至为了争夺“食堂”控制权大打出手。这和圈养有何区别？对保护大象来说究竟利弊几何？周智韬说，按照常理，不应该对野象进行太多干涉，但问题是随着亚洲野象种群数量增加，大象必须要扩展栖息地，迁徙导致的人象冲突在所难免，人象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，既然无法避免交集，只能思考如何相处共存。

“‘大象食堂’就如同一份人象签订的无形契约，只要不扰民，就有东西吃，大象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，很快就明白了人类的苦心，双方都做出了妥协与让步。”周智韬说，长期投喂肯定不是完美解决方案，但却维持了人象关系的平衡，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。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自身发展间的关系，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，随着对野象保护研究的深入，一定会有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出现，让大象能够像它们的祖先一样，自在漫步山林，种群繁荣昌盛。

特派记者 李一能（本报西双版纳今日电）

端午刷屏的水下飞天舞《祈》 拍摄地原来在松江



■ 水下拍摄现场

水随舞动，衣袂翩跹；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6月12日，河南卫视一段水下飞天舞《祈》展现水中神女的风姿，令人惊艳，刷屏端午假期。你知道吗？它的拍摄地就在上海。

今天上午，记者来到位于松江区的图工水下摄影基地，实地探访拍摄地背后的故事。

还未走进基地，就已闻到池水的潮湿气味。宽阔场地内，有一个偌大的水下拍摄棚，水面湛蓝，隐约能见到池底。它长12米、宽8米、深4.5米，水容量达到486吨。由于池水安置了水恒温系统，水温控制在29℃左右，站在岸边体感还有些闷热。“那段充满美感的舞蹈

就是基地耗时3天拍摄完成的。”上海图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业务主管梁帅告诉记者。

“拍摄时，舞者在水里泡了26小时。”岸边的灯光指导人员告诉记者，“我们与摄制团队的多次沟通，营造出了反差、炫光的画面效果。”飞天舞有一个太阳效果，室内水下如何“看到”太阳？原来，是用黑布把四周遮住，等环境漆黑后再用单一光源尽可能接近水池，这才形成了独特亮点效果。

据悉，图工水下摄影基地位于松江中路1062号，处于三大影视拍摄基地（上影乐园、胜强基地、盐仓基地）中间，是全国首家全钢结构的水下拍摄棚，也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水下拍摄基地。

“基地是由老厂房改建而成的，2016年正式投入使用，耗资700余万元。”梁帅告诉记者，池体由钢结构建成，拥有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、安全性，能够为更

换拍摄背景提供最快捷的方式。水池中设有水下置景升降台与拍摄机位升降台，为调节拍摄机位和水下置景提供便利。

此外，图工水下摄影基地采用24小时水循环系统以净化水质，能够根据剧组需要调节水温，摄影师可以从四面透明拍摄窗取景，通过升降平台调整摄影角度和高度。在水池旁配有一台可承重3000公斤的悬臂吊，能够将大型道具置入水中，配合水下拍摄。剧组可以根据各自需求营造出各式各样的画面效果，如飞天、海底、深潜等。

如今，影视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上海松江区的一张新名片。根据上海科技影都建设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，未来，松江区将大力发展影视科技装备制造产业，用3-5年完成核心区规划建设，2025年基本实现功能配备，2035年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影都。

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生 陈佳琳